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水
经
注
全
译

(上)

(修订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工程奖

〔北魏〕酈道元 著 陈桥驿 叶光庭 叶扬 译注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水经注全译

(修订版)

〔北魏〕酈道元 原著 陈桥驿 叶光庭 叶扬 译注

L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再版说明

出版的境界是：为饥作浆，为旱作润，为冥作光，为往圣继绝学。《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担当这一历史的重托，挟着春风走到了学人和国学爱好者的面前。

书似青山常乱叠，眼光如炬淘金来。《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推出，即以权威、精到、普及的面貌风靡整个书界。本套丛书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但多年断档，令人怀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名著全译，多以三五本的规模推出，而今天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出手尽显大家气度，一次集中推出五十种，满足眼睛与心灵的饕餮。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浩如烟海的历代名著，就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字不仅记录了中国古代各个方面的历史与人文，物质与精神，成为后来人的精神家园，而且对中华民族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但古人留下的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当下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且以往坊间的不少古籍今译的读物，大都难尽人意：

——选译本。如《国语选译》《诗经选译》等。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人知道，“选”是一种评论的方式。鲁迅先生曾指出，如果对陶渊明只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不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类“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那就很难使读者对陶渊明的“全人”有完整的认识，若“再加抑扬”，就“更离真实”了。所以说选译本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白话本。如《白话史记》《白话搜神记》之类。这类今译本有的置原文于不顾，随意增删敷衍，从严格意义上已不是原书；有的译文尚称严谨，但无原文对照核查，欲引用古人文句还要另觅原书，难称

人意。

——单译本。这类书最多,译文之外附有原文、注释,其中也不乏质量较高者。遗憾的是见木不见林,缺乏学术系统性,读者买到一本算一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很难达到全面。

本丛书在策划之初就考虑到避免以上各种译本之不足,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融译注为一炉,俾使社会各界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之完整原貌,有利于当下人文精神建设,又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译介,乃延聘海内学界通人,精选史有定评之夏商迄晚清经史子集四部,以全注全译形式重新装帧、重新校勘整理出版。所选各书前言对该名著之时代、作者、内容、成就、文献版本皆有详赡说明,各篇各卷前有简明扼要的题解,原文选用业经整理的善本,注释采用学术界公认的成果,译文强调忠实原文、通达流畅。

书行天下,道亦随之,既有品味,又有普及,为大家营造出一片文化底蕴深厚、知识境界广博、思想空间深邃的精神沃土,是《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的孜孜追求。此次修订是在前辈学人呕心沥血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认真的审读和勘校,是在“国学热”基础上的一次新的提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亦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今日重现书界,必将旋起一种新的阅读风暴。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形成当代的人文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在现代化人文文化的进程中开启今人智慧、滋养今人心灵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经典不腐更不朽,它是源远流长的活水,天光云影,亘古永在。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年9月

序

《水经注》全译既成,不免要说几句话对这个译本作一点说明。首先要说的或许是题外话,因为这一年多来,接二连三地读到好几篇议论《全译》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对《全译》提出许多意见,有的甚至到达挞伐的程度。报刊上发表这样的文章,却很少看到为《全译》说好话的。尽管就我所见,有不少中青年喜欢这样的书,但是他们不会写文章为《全译》鸣屈,即使写了文章,恐怕也得不到发表。为此,我不得不在我们的《全译》卷首,为《全译》说几句话。

《全译》当然不是现时的发明,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过“言文对照”的《古文观止》和《秋水轩尺牍》等书,抗日战争时期到江西念书,又看到“言文对照”的《四书》。把整部《古文观止》《秋水轩尺牍》或《四书》等进行“言文对照”,其实也就是“全译”。与我的青少年时代相比,知识分子的数量和书籍的出版发行量,现在都大了好几倍。则“全译”的书比“言文对照”的书增加,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另外还有一点促成“全译”的原因,现在,知识分子的队伍比过去庞大,但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却比过去要低得多。这当然是由于时代发展的关系,并不是说现在比过去落后。在过去,从我自己来说,因为家庭的关系,祖父是一个清朝的举人,所以从小就接受文言文的训练。七八岁的时候,已经读熟了《学》《庸》两篇。一般家庭的子弟怎样呢?读文言文的机会也比现在多得多。初中《国文》课本就选入许多文言文,而高中《国文》课本则全部是文言文。记得我念高中的时候,课本中有许多《左传》和《国语》的文章,也有《史记》和《汉书》的文章,另外还在更古老的如《尚书》《诗经》《道德经》《吕氏春秋》等书中选出文章。而且高中的国文老师就要求学生写文言文。现在当然不能再这样,因为学生要学的课程越来越多,要懂的语言也越来越多。从大学生来说,绝大部分系科,学生懂外文就比懂文言文重要得多。而事实也是如此,譬如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用英语在国内接待外国学者或到国外讲学,往往听到外国人的恭维话,说我的英语说得很流利。但现在已

经很少再有外国人恭维我的英语,说明现在到外国去的学者在语言上比过去高明得多了。当时,学校在暑期中还要为外国来的学生办一些中国文化讲习班,其中必有中国地理课程,地理系几十位教师,到文化讲习班用英语讲中国地理课程,却非我莫属。现在则不然,有的中青年教师不仅能讲,而且比我讲得好。这些都是好现象,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尽管知识分子中学英语、懂英语的人比过去多了,能够获得原版外文书和能够阅读的,在整个知识分子队伍中,毕竟还是少数。所以我们仍有必要把好的外文书翻译过来。记得在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曾经翻译出版过一套《汉译世界名著》,种数很多,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大都读到过。而时至今日,商务印书馆仍然在翻译出版世界名著。例如这本《水经注全译》的译者之一叶光庭先生,就接受商务的约稿,几年来译成了哈得响(Richard Hartshorne)的《地理学的性质》(The Nature of Geography)一书,不久就要出版。按照这个譬方,则在今天懂得文言文的人大为减少的情况下,把一些著名的古代文言文著作译成现代汉语,这又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

当然,这些反对《全译》的人,其中不少并非对《全译》抱有一般的成见,他们的反对是有理由的。从已经发表的文章中归纳他们反对《全译》的理由大概是三条:一曰一哄而起,赶大流;二曰名人领衔,其实虚设;三曰译文错误,不堪卒读。

我不敢说所有已经出版的《全译》都不存这三条指责中的毛病,但是对于《水经注全译》是否与这三条对得上号,我必须解释一下。

第一,对于一哄而起,赶大流的问题,从时间上说,我们的书不幸适逢其时。但其实,对《水经注》进行全译的想法,我老早就开始了。我在1985年写作《郦道元与水经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卷末设有《水经注的节本和语译本》一节,提出了我对此书进行全译的希望。我在这一节里写了许多语译《水经注》的设想,目的是为了把这部文字古老、语句深奥而内容却又丰富多采的古籍用现代汉语翻译出来。我在这一节中最后说:“让广大读者都能读到《水经注》,让广大读者都来学习郦道元的爱国主义精神。”

我在1984年为《古文选粹对译丛书》的《历代游记选》(天津教育出版社从1987年起分册出版)所作的总序中也说到:

“在当今整理古代游记的工作中,本书的编辑出版,又是一种很有

意义的尝试。因为既然古代游记具有我前面所说的种种价值,而要在广大人民之间发挥它的这种价值,却又存在着古今语言差异的困难。因为从全国人民来说,熟悉古代汉语的毕竟是少数,所以如能把古代游记用现代汉语表达,而又不损害原意,虽然工作的难度极大,却是极有意义的。我早年曾经有过一种打算,希望能邀集几位古今汉语素养较好的同志,共同合作,用优美的现代汉语改写出一种供广大读者阅读的白话《水经注》。以后终因工作难度很大而搁置了这种打算。假使本书出版以后能够获得较好的反映,那么,我早年的这种打算今后还是有机会付诸实现的。”

以上都是说明这本《水经注全译》是我早已打算进行的工作,并不属于一哄而起的产物。

第二,此书是叶光庭、叶扬二位先生和我翻译的,在翻译过程中,叶杼君也帮了不少忙。我们之间没有“名家”,更不存在“名家领衔,其实虚设”的问题。因为我们都为这个全译本做了工作,没有挂空名的人。对此,我还有一点想法,古书今译,当然是一种有价值的事。但是它的本身,不过是如同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一样,是一种翻译作品,并不是什么个人的专著。靠译书而出名的人当然有,但毕竟是少数;名家而译书的也有,如鲁迅译果戈理的《死魂灵》,傅雷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等都是其例。但是作为一个名家,自己不动手,却到别人的译作上面去挂一个名氏,我想这样的名家或许是没有的。

第三,关于译文错误的指责,这一点确实是击中了要害。从这方面对古书全译进行要求,理由是极其正当的。但我想没有一本言文对照或全译的书,不犯这种毛病,程度大小而已。译书的人谁都希望自己的译文能够正确无误,但其实很难完全做到。这是因为古代的文字难以理解和古今文字存在许多差距的缘故。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没有想为古书译者辩护的意思,译书应该对读者负责,这是毫无疑问的,每一位译者,都应千方百计地译好古书,使《全译》更加完善,这是大家所希望的。但是对于《水经注》的全译,我不得不在这里作一点说明。

首先,由于《水经注》是一部残籍,尽管经过明、清两代许多郾学家的精心校勘,但脱漏和无法理解的字句还是很多的。清朝的戴震是著



名的酈学大家,他所校勘的《水经注》即武英殿聚珍本,是众所公认的优秀版本,但由他加上案语,认为文中有脱漏的就达二十五处之多。另外还有不少他认为无法理解的字句。例如卷二《河水》经“又东北过安定北界麦田山”注:“水发县东北百里山”之下,由于文意无法连续解释,戴案:“此处应有讹脱。”又如卷十五《洛水》经“又东过偃师县南”注:“晋元康二年九月,太岁在戌”之下,戴案:“此有脱误,近刻作太岁庚午,考元康二年乃庚子也”。卷十六《穀水》经“穀水出弘农黽池县南墙塚林穀阳谷”注:“檀山在宜阳县西,在穀水南,无南入之理”。戴案:“上所引,不言南入,当有脱文”。以上《洛水注》和《穀水注》的两条,和《河水注》一样,戴震都是从前后文的矛盾中看出了注文的脱漏。不过这几句,文义虽然矛盾,但句读仍然明确。全书也有不少连句读也无法区分的,如卷二十四《睢水》经“东过睢阳县南”注:“司空东武景侯之季女,咸熙元年嫁于司马氏,泰始二年妃于国,太康五年薨,营陵于新蒙之,太康九年立碑。”这句注文中,“营陵于新蒙之”以下,戴案:“此下有脱文”。这样的文字,连句读也无法处理,不要说翻译了。不可理解的字句在注文中也常常出现,例如卷十六《穀水》经“又东过河南县北,东南入于洛”注:“后太祖乘步率车乘城,降阅簿作,诸徒咸敬,而桢拒坐,磨石不动。”戴案:“‘拒坐’未详”。“拒坐”究是何意,连戴震也考究不出来。以上举的都是戴震作过案语的例子,其实,戴震不作案语而文有脱漏的,为数更多。如卷四十《浙江水》经“北过余杭,东入于海”注:“汉高帝十二年,一吴也,后分为三,世号三吴。”案“三吴”指的是吴郡、吴兴郡、会稽郡。会稽郡是秦建郡,吴郡建于东汉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吴兴郡建于三国吴宝鼎元年(公元266年),均有史可查。“汉高帝十二年”与三郡建置毫无关系,所以“汉高帝十二年”与“一吴也”之间,显然有文字脱漏。这样的例子全注中不胜枚举。像这样一类的文字,原文既残缺不通,译文自然也只好勉强凑合。

另外,由于古代文字不如现代文字明确,有些字句,我们可以作这样理解,也可以作那样理解。理解既不相同,翻译自然也有差异。举个简单例子,在酈道元的《原序》中有一句“十二经通,尚或难言”的话。记得几年前段熙仲先生与我合作校勘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他对这“十二经通”的“经”理解为大河或主流,则原句的意思是:“在十条大河之中能否弄清楚两条,

还很难说。”但我则把这“十二经”理解为书名。案《庄子·天道》：“于是缙十二经以说。”说明酈道元的时代，《十二经》一名早已流行。尽管《十二经》的具体名称，到唐人才有解释，而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列举的《十二经》，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穀梁》《论语》《孝经》《尔雅》，在酈注中全部都有引及。因此，酈道元的原意，很可能是：“读通了《十二经》，也或许说不清河流的脉络。”我本来要与段老商量此事，由于段老遽逝，我不愿擅改他的原意，所以这“十二经通”就没有再加书名号。这件事说明《水经注》中的各种字句，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和翻译。但是《水经注全译》不同于《水经注导读》或《水经注解释》之类，我们必须在几种不同的理解中选定一种，不可能一文二译，自乱体例。

以上是我对《水经注》其书在翻译中所遇的困难作一点说明。当然，这绝不能作为我们译不好此书的借口。在主观上，我们还是竭尽绵薄，努力克服内容中的许多困难，揣摩原意，搜索词藻，把原书中的残缺弥补起来，而且尽可能地符合原书的文义。为了让读者对《水经注》一书的简况有所了解，下面把此书稍作介绍。

《水经注》是公元6世纪初期北魏酈道元的著作。从形式上说，全书是他对三国时代成书而不知作者的《水经》的注释。但是在内容上，它不仅比《水经》大20多倍，而且丰富生动，所以成为一部脍炙人口的不朽名著。历来对此书有许多崇高的评价，明末清初的学者张岱曾经评论：“古人记山水，太上酈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跋寓山注二则》，《娜嬛文集》卷五），《水经注》在描写风景方面的声誉可见一斑。《水经注》共四十卷，原是朝廷藏书，直到宋初，尚未缺佚，如《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等所引，有许多都不见于今本，可以为证。到北宋景祐年间（公元1034—1038年），朝廷编修《崇文总目》，发现已缺佚五卷，所以宋初引及的河流滹沱水、泾水、（北）洛水等，都不见于今本，当在缺佚的五卷之内。而今书仍作四十卷，则是后人整理时分割凑合的结果。由于《水经注》成书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中，书籍的流行全靠传钞，而传钞过程中又造成了许多错误。特别是把经文和注文夹杂在一起。所以此书到了明代，成为一部经注混淆，错漏连篇，不堪卒读的残籍。明万历年间的学者朱谋玮等，花了极大精力整理此书，校勘成《水经注笺》一书，成为《水经注》自宋代缺佚以来的最好版本。在这

个基础上,清代学者继续努力,特别是乾隆年代,先后出了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大郦学家,经过他们的精心校勘,除了缺损的五卷无法恢复外,其余各卷,不仅混淆的经文和注文全部分清,而错漏字句也大部分得到补正,使《水经注》又成了一部可读之书。

由于《水经注》内容丰富,牵涉广泛,历来学者从各个方面研究《水经注》,形成了一门特殊的学问,称为“郦学”。从明代开始,郦学研究又逐渐形成三大学派。从朱谋玮校勘此书,全、赵、戴三家赓续从事,形成了郦学研究中的考据学派。这个学派通过大量的校勘工作,分清经注,修订字句,尽很大努力使《水经注》从残籍走向完璧。戴震用赵一清校本《水经注释》《永乐大典》本和其他善本,校成他的武英殿聚珍本(殿本),此书与旧本相比,其成果如《四库提要》所说:“凡补其遗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确实成就非凡。另一个学派是词章学派,由于《水经注》文字生动,语言优美,长期来为人们所喜爱。经过明朝学者钟惺、谭元春等的欣赏评点,终于形成了这个学派。郦学研究中最最后形成的是地理学派,这是因为《水经注》记叙河流,兼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其实是一部经世致用之书,历来早有论及。及至清末民初杨守敬及其弟子熊会贞编撰《水经注疏》,并绘制《水经注图》,空前加强了《水经注》研究与地理学之间的联系,终于形成了这个实用的地理学派。

上面说到郦学研究和它的三大学派的形成,这是把《水经注》作为一种专门学问,属于专家们研究的对象。除了专家们研究以外,《水经注》同时也是广大读者所喜爱的读物。这是因为:第一,《水经注》不仅语言文字丰富多采,而且收入了许多生动优美的故事和神话,读者阅读此书,既有语言文字的欣赏,又可追索故事、神话的情趣。所以它是一部富于知识性和趣味性的读物。第二,郦道元写作此书时,中国南北分裂已近两个世纪,他有看到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但在当时却不能成为事实。所以他以大一统的西汉版图为基础写作此书,倾注他的丰富感情于此书之中。他虽然身居北朝,但对南朝的河山胜景倍加赞美,甚至在许多卷篇中使用了南朝年号。所以郦道元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而《水经注》则是一部爱国主义读物。读者阅读《水经注》,通过郦道元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生动描写和热情赞美,从而受到爱国主义的教

育。

由此可见,专家们把《水经注》作为一门专门学问——郦学进行研究,而广大读者则把此书作为一种富于知识性、趣味性的爱国主义读物。所以《水经注》确实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宗价值连城的文化财富。

前面已经提到了张岱对《水经注》描写风景的评价。古今中外,对于《水经注》其书和郦道元其人的推崇汗牛充栋,无法一一列举。清刘献廷称此书为“宇宙未有之奇书”(《广阳杂记》卷四),而丁谦竟推此书为《圣经贤传》(《水经注正误举例》,《求恕斋丛书》),都是重要的例子。日本地理学界的元老米仓二郎教授的一段话最具有代表性:

“我认为郦道元是中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地理学家。这个时期,在欧洲历史上正是人们所说的黑暗时代,是不可能出现什么地理学家的,所以这个时代的世界地理学家,非郦道元莫属。”(陈桥驿:《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序。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正是由于上面所叙述的种种事实,所以我早年就有把《水经注》进行全译的愿望,现在竟能如愿以偿地以此书与读者见面,中心雀跃,溢于言表。当然,同时也感到心情沉重,由于我们几位译者的水平有限,加上《水经注》其书如上所述的各种难处,我们的译文不仅难以做到信达,出错之处,也必然难免。在这方面,我们既要求读者见谅,更希望方家指正。

下面再说明一下这个全译本的具体问题:

第一,全译本的底本,主要采用武英殿聚珍本。我曾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过此本(1990年出版),此次所附原文,除了删去戴震案语外,均按此本誊录。也有个别地方,参考了段熙仲教授和我合作点校的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两本,都是学术界公认的《水经注》名本,它们代表了明清以来《水经注》校勘的最后成果。必须着重说明的是,我们绝未因翻译的方便而采用它本(《水经》的刊本与钞本,至今尚存四十余种)的片言只字,也绝未按我们的要求改动过片言只字。

每卷有《题解》一篇,因为《水经》和《水经注》使用的河流名称都是古名,如黄河称河水,长江称江水等等。原书所记述的河流,有的在当时就存在错误,有的是因为古今河道变迁而发生与现状的差异。《题解》除了说明古今的河名变迁与河道变迁外,也说明《水经注》记

载原来就存在的若干错误,让读者了解《水经注》记载的河流的现状。不过《题解》所述的河流现状,也并不一定正确无误,这是因为我们缺乏河流现状的资料。我国的河流,如黄河、长江等大河,它们的河源,一直要到最近三四十年才勘探清楚。次一等的河流如钱塘江和洹河,在最近几年中才组织力量进行对河源和河道的勘查。其他许多河流,特别是酈道元《原序》中所说的“轻流细漾”,有的没有经过勘查,有的也可能作了勘查而我们尚未获得资料。所以《题解》所述,只能供读者作一般的参考,如有错误,还请读者指正。

第三,全译本是否需要注释,对于此事,我们考虑甚久,结果决定不注,原因是注不胜注。因为《水经注》一书,要作注释的地方实在太多,当年段熙仲教授和我点校此书,我们对此已经有了体会。一部《水经注》,原文不过34万字,经过杨、熊的注疏以及段老与我的增补,竟成为一部上、中、下三巨册的210余万字的大书。而其实,要供初学者能够比较顺利地阅读,需要注释的地方还有很多。现在这部全译本,包括原文和译文,篇幅已经甚巨,假使再加注释,就会使全书篇幅超过《水经注疏》,造成阅读的不便与浪费。因此,我只好在此告诉读者,假使在阅读时有难以理解之处,或者是有兴趣在全译本的基础上继续对《水经注》进行深入的研究,那么就请参阅段熙仲教授和我合作点校的杨、熊《水经注疏》,这是迄今为止,所有流行的《水经注》版本中,注释量最大和各种附录资料最丰富的版本。

为了便利读者的阅读,我们在全译本中也作过两种类似注释的工作。第一种是学习日本酈学家森鹿三主译的《水经注(抄)》(东京平凡社1974年出版),译文每遇历代帝王年号纪年,我们都括注了公元年代。第二种是遇到原文有脱漏甚至标点无法处理的时候,我们都在卷末出注。这是为了向读者打招呼,让读者注意,这个地方的译文肯定存在矛盾和牵强附会之处。

本书[原文]有两类内容,凡顶格的文字,均为原经,译文亦顶格处理;凡退一格的文字,均为酈道元原注,译文亦退一格处理。

第四,全译本附入了一幅郑德坤教授的《重编水经注图》。此图是我的已故酈学界友人,寓居香港的吴天任教授赠我的。郑氏是我国著名的酈学家,他对于《水经注》的贡献,我在拙作《郑德坤与水经注》(《酈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一文中已述其详。他于1933年编

制了《水经注图》一套,后因抗日战争而散失。1984年,由于吴天任编著的《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在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需要插附一些有关地图,郑氏才把他在30年代绘制的《水经注图》中唯一一幅子遗的《总图》进行重绘,并撰有《重编水经注跋》(收入于《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84年出版)。但后又因故,《水经研究史料汇编》下册不及将此图插入,直到1991年吴天任教授在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其《邨学研究史》一书时,才把此图插入。在这以前,天任教授已将此图赠我。郑德坤教授毕生研究《水经注》,著作等身,此图当然是他花了大量精力绘制而成的,他甚至注意到经文所述河川与注文所述同一河川的位置差异,所以图上有“经潜水”、“注潜水”、“经淹水”、“注淹水”等区别。此图对读者肯定有很大帮助,因此,我们把它附入全译本供读者参考。我当然也应该指出,此图也不是无可指摘的。此图的底图是一幅30年代的中国地图,图中所绘的河流都是现代的河流,郑德坤教授的工作是要把1400多年前甚至更早的河流名称,填入现代河流之上,这个任务显然十分困难,当然也不可能完全正确。这一点希望读者注意。

陈桥驿

1993年1月于杭州大学

酈道元《水经注》原序

【原文】

《序》曰：《易》称天以一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玄中记》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及其气流屈石，精薄肤寸，不崇朝而泽合灵宇者，神莫与并矣。是以达者不能测其渊冲而尽其鸿深也。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阙旁通。所谓各言其志，而罕能备其宣导者矣。今寻图访蹟者，极聆州域之说，而涉土游方者，寡能达其津照，纵仿佛前闻，不能不犹深屏营也。余少无寻山之趣，长违问津之性，识绝深经，道沦要博，进无访一知二之机，退无观隅三反之慧。独学无闻，古人伤其孤陋；捐丧辞书，达士嗟其面墙。默室求深，闭舟问远，故亦难矣。然毫管窥天，历筭时昭，饮河酌海，从性斯毕。窃以多暇，空倾岁月，辄述《水经》，布广前文。《大传》曰：大川相间，小川相属，东归于海。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经》有谬误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载，非《经》水常源者，不在记注之限。但绵古茫昧，华戎代袭，郭邑空倾，川流戕改，殊名异目，世乃不同，川渠隐显，书图自负，或乱流而摄诡号，或直绝而生通称，枉渚交奇，洄湍决渚，躔络枝烦，条贯系夥。十二经通，尚或难言，轻流细漾，固难辩究，正可自献径见之心，备陈舆徒之说，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所以撰证本《经》，附其枝要者，庶备忘误之私，求其寻省之易。

【今译】

《易经》说：天以道而化生成水，所以气在北方较为微弱，而成为万物的先行者。《玄中记》说：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是水。天上浮着的，地上载着的，高处低处，它都无所不至；世上万物，无不受它的滋润。待到它的精气流散开来，触及山石，浑然无间地融为一体了，于是顷刻

之间甘霖就普降于天下,连神也不可企及。所以博学多闻的人也不能探测它的渊深,洞察它的浩大秘奥。从前《大禹记》所载的山海,虽然包罗万象却并不详尽;《地理志》所作的记述,内容也简单而不够全面;《尚书》《本纪》与《职方》都很粗略,都赋的描写又限于体裁而不能充分发挥思想;《水经》虽然大致上理出了河流的头绪,却没有予以融会贯通。这真是所谓各说各自想说的话,但很少能加以疏导了。现在按图索骥,寻访旧迹的人,听遍了关于州郡疆域的谈论,而游历于九州四海的旅行家,却很少能比照着看河流,因而纵使与先前所知的情况隐约相似,还是不能不深感无所适从。我少年时就没有寻访名山的兴趣,长大后也少有探索江河的爱好。论学识,没读过艰深玄微的经典;论修养,又缺乏专精渊博的学问。欲进,没有见其一而知其二的机灵;思退,又没有观一隅而推见三隅的睿智。独自为学而见闻狭隘,古人以孤陋寡闻而伤怀;散失了辞章书籍,通达之士也为闭锁无知而咨嗟。独坐静室想求得高深,泊舟涯岸要了解远地,这也是难以办到的。可是用细管窥天,从竹筒里有时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喝几口河海里的水,其性质如何,也都可了解了。我心想余暇的时间颇多,虚度年华也是可惜,于是就来阐述《水经》,为前人的著作作一番旁征博引。《大传》说:大河相互隔开,小河相互连在一起,滚滚东流,一同奔向大海。我就来探寻支流怎样分出去和汇合进来,观察河流沿途所经的路线,多方考察寻求,搜集资料,加以辑录整理。《水经》中有错误的地方,就加以订正;典籍中未见记载,不属《水经》中常流不断的水源,在记述作注时也不加限制。但远古的事渺茫难知,华胡各族王朝相互更替,其间城邑荒废,河流改道的情况很多,各个时代又时常改名,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名称。河渠有隐有显,地理书籍的舆图,本身就不相一致。有的乱流交错而带有变名,有的直穿而过产生通称,水湾萦纡交错,急湍奔卷回流,河网错综复杂,头绪纷繁如麻。纵然通读了十二经,能不能搞清还很难说,至于小溪细流更不必说了,原来就是难以分辨的。所以我正可奉献上个人的一得之见,详细陈述地理学家的论述,至于我所不知道的,那就只好略而不论了。我之所以撰文验证《水经》,并附记支流和各种重要资料,无非是聊以留供自己参考,以免遗忘或错误,使得查阅时较为方便罢了。



目 录

序

酈道元《水经注》原序

卷一

河水 1

卷二

河水 23

卷三

河水 56

卷四

河水 77

卷五

河水 106

卷六

汾水 浍水 涑水 文水 原公水
洞过水 晋水 湛水 142

卷七

济水 174

卷八

济水 195

卷九

清水 沁水 淇水 荡水 洹水 222

卷十

浊漳水 清漳水 260

卷十一

易水 滹水 290

卷十二

圣水 巨马水 314

卷十三

灤水 324

卷十四

湿余水 沽河 鲍丘水 濡水 大辽水 小辽水 洹水 ... 351

卷十五

洛水 伊水 瀍水 涧水 380

卷十六

穀水 甘水 漆水 浚水 沮水 408

卷十七

渭水 442

卷十八

渭水 460

卷十九

渭水 467

卷二十

漾水 丹水 501

卷二十一

汝水 520

卷二十二

颍水 洧水 潁水 潯水 渠沙水 539